

插图典藏本

地心游记

[法] 儒勒·凡尔纳 著

陈筱卿 译

 中国图书出版社
CHINA PICTORIAL PUBLISHING HOUSE

地心游记

[法]儒勒·凡尔纳 著

陈筱卿 译

中国画报出版社·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地心游记 / (法)凡尔纳著; 陈筱卿译. —北京 :
中国画报出版社, 2015. 9
ISBN 978-7-5146-1178-6

I. ①地… II. ①凡… ②陈…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
—法国—近代 IV. ①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90467号

地心游记

[法] 儒勒·凡尔纳 著 陈筱卿 译

出版人: 于九涛

责任编辑: 赵菁

责任印制: 焦洋

出版发行: 中国画报出版社

(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33号 邮编: 100048)

开本: 32开(880mm×1230mm)

印张: 9.5

字数: 212千字

版次: 2015年9月第1版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

印刷: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

定价: 30.00元

总编室兼传真: 010-88417359 版权部: 010-88417359

发行部: 010-68469781 010-68414683(传真)





目 录

- 一 里登布洛克叔叔 / 1
- 二 神秘的羊皮纸 / 7
- 三 叔叔也困惑不解 / 13
- 四 我找到了钥匙 / 22
- 五 叔叔念那张羊皮纸 / 27
- 六 叔侄辩论 / 33
- 七 准备出发 / 42
- 八 出发 / 51
- 九 在冰岛 / 59
- 十 冰岛的一顿晚餐 / 67
- 十一 向导汉斯·布杰尔克 / 73
- 十二 去往斯奈菲尔的路上 / 79
- 十三 向斯奈菲尔靠近 / 86
- 十四 无谓的辩论 / 92
- 十五 斯奈菲尔山顶 / 100
- 十六 火山口中 / 107

- 十七 真正的探险之旅开始了 / 114
- 十八 海面以下一万英尺 / 119
- 十九 “必须实行配给了” / 126
- 二十 死胡同 / 132
- 二十一 渴得难受 / 137
- 二十二 仍旧没有水 / 143
- 二十三 汉斯真棒 / 147
- 二十四 海下 / 153
- 二十五 休整一日 / 158
- 二十六 只剩我一人 / 164
- 二十七 迷路了 / 168
- 二十八 模模糊糊的声音 / 172
- 二十九 终于脱险 / 178
- 三十 地中海 / 182
- 三十一 木筏 / 192
- 三十二 第一天航行 / 198
- 三十三 大海兽 / 207
- 三十四 阿克赛尔岛 / 215
- 三十五 暴风雨 / 222
- 三十六 我们往何处去 / 228
- 三十七 人头 / 234
- 三十八 叔叔的讲演 / 240

- 三十九 会是人吗 / 248
- 四十 障碍 / 257
- 四十一 往下走 / 263
- 四十二 最后一餐 / 269
- 四十三 爆炸 / 276
- 四十四 我们在哪儿 / 283
- 四十五 尾声 / 291

一 里登布洛克叔叔

1863年5月24日，星期日，我叔叔里登布洛克教授匆匆忙忙地回到自己的小宅子。他的住宅在科尼斯街十九号，那是汉堡旧城区里一条最古老的街道。

女仆玛尔塔刚把饭菜坐在炉子上，以为自己把饭做晚了呢。

“这下可好，叔叔是个急脾气，说饿就饿，饭菜马上就得端上来，否则他会大声嚷嚷的。”我心里在作如是想。

“里登布洛克先生今天回来得这么早呀！”玛尔塔轻轻推开餐厅的门，紧张惶恐地对我说。

“是回来得早了些，玛尔塔。饭未准备好没有关系，现在两点还没到哩。圣米歇尔教堂的钟刚敲过一点半。”我回答她道。

“可教授先生为什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他自己大概会告诉我们原因的。”

“他来了！我得走了。阿克赛尔先生，请您跟他解释一下吧。”

玛尔塔说完便回到厨房里去了。

我留在了餐厅里。可是，教授脾气急躁，我又优柔寡断，让我如何去叫教授熄火呢？于是，我打算溜回楼上我的小房间里去，可是，大门突然被推开了，沉重的脚步声在楼梯上咯噔咯噔地响。屋主人穿过餐厅，径直奔向自己的书房。

在穿过餐厅时，他把自己那圆头手杖扔在了屋角，又把宽边帽子扔到了桌上，并向自己的侄儿大声喊道：

“阿克赛尔，跟我来！”

我正要跟过去，只听见教授已经不耐烦地又冲我喊了一嗓子：

“怎么了？你还不过来！”

我赶忙奔进了我的这位令人望而生畏的老师的书房。

里登布洛克其实人并不坏，这一点我心知肚明。但是，说实在的，除非出现什么奇迹，否则他这一辈子都是个可怕的怪人。

他是约翰大学的教授，讲授矿物学。他每次讲课，总会发这么一两次火。他并不关心自己的学生是否来上课，是否认真听讲，是否将来会有所成就。说实在的，这些事对他来说，都是细枝末节，小事一桩，他不放在心上。用德国哲学家的话来说，他这是在“主观地”授课，是在为自己讲课，而不是在为他人讲课。他是一个自私的学者，是科学的源泉，但想从这科学的源泉中汲取水分，却并非易事。总而言之，他是个吝啬人。

在德国，有这么几位教授同他一个德行。

遗憾的是，我叔叔虽身为教授，但说起话来却并不利索。在熟人之间情况尚好，在公开场合就很不尽如人意了。对于一位授课者，这可是个致命的弱点。确实，他在学校讲课时，常常会突然卡壳，常常因为某个刁钻古怪、生僻难说的词而打住话头。那个词在抗拒着他，不愿就范，以至于教授被逼到最后，只好以一

句不太科学的粗话说出口来，然后自己便火冒三丈，大发脾气。

在矿物学中，许多名称都采用半希腊文半拉丁文的方式，十分难发音，甚至诗人见了都挠头。

我这并不是在对这门科学大放厥词，我根本就没这个意思。可是，当你碰到一些专有名词，比如，“零面结晶体”、“树脂沥青膜”、“盖莱尼岩”、“方加西岩”、“钼酸铅”、“钨酸锰”、“钛酸氧化铀”等时，口齿再伶俐的人读起来也会磕磕巴巴的。

在这座城市里，人人都知道我叔叔的这一情有可原的毛病，他们借机来出他的洋相，专门等着他碰上这种麻烦词，看他出错，等他发火，借机开心。这么做，即使对德国人来说，也是很失礼的。来听里登布洛克教授讲课的人总是很多，但其中总有不少的人是专门来看教授大发雷霆并以此为乐的。

不管怎么说，我必须强调一点，那就是我叔叔是一位真正的学者。他虽然有时会因动作笨拙而把标本搞坏，但却有着地质学家的天才和矿物学家的敏锐观察力。他在他的锤子、钻子、磁针、吹管和硝酸瓶中间，可是如鱼得水、驾轻就熟的。他能够凭借一块矿石的裂痕、外表、硬度、熔性、声响、味道，毫不犹豫地判断出它在当今发现的六百多种物质中属于哪一类。

因此，在各高等院校及国家学术学会中，里登布洛克的名字是响当当的。亨夫里·戴维^①先生、亚历山大·德·洪伯特^②先生、约翰·富兰科林^③、爱德华·萨宾爵士^④等，每次路过汉堡，

① 亨夫里·戴维（1778—1829），英国化学家、物理学家。

② 亚历山大·德·洪伯特（1769—1859），德国博物学家、旅行家。

③ 约翰·富兰科林（1786—1847），英国航海家、探险家，在极地考察时不幸身故。

④ 爱德华·萨宾爵士（1788—1883），英国物理学家，研究地球磁场，并赴北极考察。

都要拜访他。此外，安托万·贝克莱尔^①先生、雅克-约瑟夫·埃贝尔曼^②先生、戴维·布雷维斯特爵士^③、让-巴蒂斯特·迪马^④先生、亨利·米尔纳-爱德华^⑤先生、亨利-艾蒂安·桑特-克莱尔-德维尔先生^⑥等也都喜欢向我叔叔求教化学领域里的一些棘手的问题。我叔叔在化学这个科学领域中，有过许多重大发现。1853年，奥托·里登布洛克教授在莱比锡发表了《超结晶

学通论》。这是一本附有铜版插图的巨著，但因成本过高，赔钱不少。

另外，我叔叔还当过俄国大使斯特鲁维先生的矿物博物馆馆长。该博物馆之馆藏在整个欧洲享有盛名。

在厉声呼喊我的正是这个人。他身材高挑，清瘦，腰板结实，一头金发，显得很年轻，虽已届五旬，但看上去顶多也就四十来



里登布洛克教授

- ① 安托万·贝克莱尔（1788—1878），法国物理学家。
- ② 雅克-约瑟夫·埃贝尔曼（1814—1852），法国化学家。
- ③ 戴维·布雷维斯特爵士（1781—1868），苏格兰物理学家。
- ④ 让-巴蒂斯特·迪马（1800—1884），法国化学家。
- ⑤ 亨利·米尔纳-爱德华（1800—1885），法国动物学家、生理学家。
- ⑥ 亨利-艾蒂安·桑特-克莱尔-德维尔（1818—1881），法国化学家。

岁。两只大眼在宽大的眼镜后面不停地转动；鼻子细长，像是一把刀具。有些调皮鬼学生说他那鼻子好似吸铁石，能够吸起铁屑。其实，这是胡编乱造，他的鼻子倒是喜欢吸鼻烟，而且吸得很多。

还有，我得补充一句，我叔叔步子很大，一步可迈出三英尺，而且走路时双拳紧握，表明其脾气之暴烈，因此，别人对他总是敬而远之。

他所住的科尼斯街的小宅子，是一幢砖木结构的房子，山墙呈锯齿状，屋前有一条蜿蜒曲折的运河穿过汉堡旧城，与其他运河相通。1842年曾发生一起大火，但科尼斯街区却幸免于难。

没错，这所老房子有些歪斜，而且中间凸出，倾向马路。它的屋顶也向一边倾斜，活脱一顶美德协会^①的学生所戴的帽子。该屋的垂



科尼斯街的小宅子

^① 美德协会系德国的一个政治团体，于1808年成立，旨在激励人民，以振兴普鲁士。该团体成员多为大学生。

直度也颇为不佳，不过，总的来说，还算是挺牢固的。因为屋前长着一棵根深叶茂的老榆树，每到春天，榆树花便会伸到玻璃窗里来。

我叔叔在德国教授中算是颇为富有的了。这所房子及其居住在里面的人，全都属于他所有：他的养女格劳班，芳龄十七，维尔兰人^①；另外还有女仆玛尔塔和我。我既无父无母，又是他的侄儿，自然就当了他科学实验的助手。

说实在的，我对地质学也入了迷。我的血管里也流着矿物学家的血液，因此，不会讨厌那些弥足珍贵的石头的。

总而言之，尽管科尼斯街这个小屋主人脾气古怪，但大家住在这里还是很惬意的。叔叔虽然脾气急躁，但是挺喜欢我的。他生就是这么个急脾气，也无可厚非，知道了也就行了。

四月里，他在客厅的陶土盆里种了些木樨草和牵牛花，你瞧瞧吧，他天天早晨都要跑去拉拉叶子，想让花草长得快些。

① 维尔兰系爱沙尼亚一城市名。

二 神秘的羊皮纸

叔叔的书房简直就像是一间博物馆。所有的矿物标本都工工整整地贴上了标签，按照可燃矿物、金属和岩石三大类别，井然有序地摆放着。

我对这些矿物学里的玩意儿真的是太熟悉了！我经常放弃与同龄的孩子们玩耍，高兴地去抚摩那些石墨、无烟煤、褐煤、木炭、泥煤标本。我还去替那些沥青、树脂、有机盐标本掸去灰尘。另外，我也没忽视那些其相对价值在科学标本的绝对平等面前已完全消失了的金属矿石——从铁矿石到黄金矿石。再有就是那些一堆堆的岩石，数量之多，足可以建造一座我们这样的小屋了。要是真的用这些岩石造屋，那对我来说，就宽敞多了。

可是，当我走进这间书房时，我却并未考虑这些珍宝。我脑子里缠绕着的就是我的叔叔。他坐在他那把乌德勒支^①绒的大扶手椅

① 乌德勒支，荷兰地名，以呢绒制造闻名。

里，手里拿着一本书，钦羨无比地观赏着。

“多么了不起的书啊！多么了不起的书啊！”他大声地嚷叫道。

他的赞叹使我立即想起来我的这位教授叔叔闲暇时喜欢收藏图书。但在他看来，只是那些难以觅得且难以读懂的书才是无价之宝。

“你看到这本书了吗？”他对我说道，“这可是一件奇珍异宝啊！是我今天上午在犹太人埃弗琉斯的小书店里觅得的。”

“真棒。”我装着兴奋的样子敷衍道。

说实在的，不就是一本旧书嘛，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书脊和封面看上去都是粗糙的牛皮制的，书页都已经变旧发黄了，里面还夹着一枚褪了色的书签。

可此刻，教授正沉浸在惊喜之中，不停地赞叹着。

“你看，”他在自问自答地说，“这本书漂亮不漂亮？简直是美不胜收啊！你瞧这装帧！这本书翻看起来容易不？很容易，因为翻到任何一页它都能平稳地摊开着。它合起来严实不？很严实，因为它的封面与书页紧紧地合在一起，任何地方都不会张开和散落。它的书脊都六七百年了，也没有一点儿裂痕！”

“啊！这种装帧连伯泽里安、克洛斯和普尔高尔德^①见了也都会自叹弗如的！”

叔叔边自言自语边不停地翻弄着这本旧书。我虽然对它一点儿兴趣也没有，但也得勉为其难地问一声叔叔此书的内容。

“这本奇书的书名是什么呀？”我表情略显夸张兴奋地问道。

“这本书吗？”叔叔激动不已地回答我说，“是斯诺尔·图勒

^① 三人均为19世纪的书籍装帧大师。

松^①的《王纪》，此人系12世纪冰岛的著名作家，讲述的是挪威诸王统治冰岛的编年史。”

“是吗？”我假装惊讶地说，“那它一定是德文译本了？”

“哼！”叔叔有点儿动气地说，“译本？我要译本干什么？谁稀罕译本？这是原文版，是冰岛文本！冰岛文很独特，既丰富又简洁，其语法结构变化多端，而其词汇也意义丰富！”

“那不是与德文一样吗？”我兴奋地说。

“是啊，”叔叔耸了耸肩膀说，“但也有点儿不同，冰岛文像希腊文一样有三重性，名词像拉丁文一样有变化。”

“是吗？”我开始有点儿惊奇了，“那这本书的字体漂亮吗？”

“字体？你在胡扯什么呀，可怜的阿克赛尔！什么字体呀？你以为是印刷版呀？这可是一本手稿，傻瓜，是用卢尼字母^②书写的。”

“卢尼字母？”

“是啊，你现在该问我什么是卢尼字母了吧？”

“这个我懂。”我自尊心受到了伤害，没好气儿地顶了叔叔一句。但叔叔并未动气，不管我愿意不愿意听，只顾滔滔不绝地解释开来。“卢尼字母嘛，”他说道，“那是早前在冰岛所使用的一种字母。据传说，还是天神奥丁^③所创造的哩！你来看看，无知的孩子，好好欣赏一番由天神所创造出来的这些字母吧！”

① 斯诺尔·图勒松系作者笔误，应为斯诺里·斯图吕松（1179—1241），冰岛领主、诗人，其著作《王纪》系北欧古代文学的主要作品之一。

② 卢尼字母，公元4世纪古日耳曼人所使用的一种文字。

③ 奥丁，斯堪的纳维亚神话中的主神，司智慧、诗歌和战争。